

畝田蒋是坐落在金华东北角的一个平凡的小小乡村,却因为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而闻名世界。

这位诗人就是艾青。58年前,我曾陪同他一起回乡,在畝田蒋度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。

艾青原名蒋海澄,艾青的两位弟弟海济和海涛和我同一年考进金华中学初一。我和海济分在乙班是同班同学,海涛分在丙班,同级不同班。对他俩的这位大哥,此前虽未见过,但我酷爱文学,早就读过他的成名作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,对他十分敬佩。

1953年春天,诗人艾青解放后第一次“衣锦还乡”,我以金华地区文联秘书长、金华市文协主席的身份,迎接这位从畝田蒋走出来的诗坛骄子归来。由于我热爱诗歌又和海济是同班好友,与艾青一见面便分外亲切。那时正好我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,艾青听说后便动员说:“走走走,跟我一起到我老家休息几天。”就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,我有机会来到畝田蒋这个小村庄,与这位伟大的诗人一起生活了20多个日日夜夜。

我虽是金华人,却从未到过畝田蒋,但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因为我早就在诗人笔下神游过这个“小小的乡村”:

它被一条山岗所伸出的手臂环护着。
山岗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树;
还有红叶子像鸭掌般撑开的枫树;
高大的结着帽子的果实的样子树
和老槐树,主干被雷電劈断的老槐树;
这些年老的树,在山岗上集成树林,
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和它的居民。
……

还有“外面围着石砌的围墙或竹编的篱笆”的果树林,“村路边的那些石井”,村子里“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曲折折窄小的道路,它们从乡村通到溪流、山岗和树林”,乡村中间有一个平坦的广场,“大人们在那里打麦、搅豆、扬谷、筛米……”长长的横竹竿上飘着未干的衣服和裤子”,离这广场不远就是诗人的故居。

艾青告诉我,他出生的老房子因祝融氏的光顾已付之一炬。现在的三间两厢的两层楼房是在原址重建的新居,坐落在这小小村落的中央。其实新居也不新了。

跨进门去,诗人的姑母迎了上来,还有附近的村民邻居都闻讯赶来了。

主人把艾青和我安顿在左侧楼下的厢房内,也许这是有意的安排,因为艾青就诞生于这间西厢房,虽不是原屋,却是在原址原样重建的。室内除了一张三尺二寸宽的单人床外,就是靠窗朝天井的一张半方桌和一对木质靠背椅,别无他物。

艾青和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,且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那个物质十分贫乏的时代,人们都习惯于因陋就简,两人就在那三尺二寸宽的单人床上卧头抵足合睡了20多个夜晚。随行的

■土地与生长

警卫员则安排睡在大门后与堂前后的过道里,用一方门板搭了一个铺。

当年,畝田蒋尚未通电,夜晚照明仅靠一盏煤油灯。一到夜晚,这点灯光无法供我们两人读书写字,更不用说那个年代的乡村里,也找不到书报可看。每当夜幕降临之前,用了晚餐,艾青和我便在村道上边聊边散步。

走了一圈回来,无事可做,也为了替主人节省一点照明的煤油,就干脆熄了灯。两人并头共枕躺下聊天。“摸黑聊天”成了一段值得纪念的日常功课,也是打发时光的好方法。

也许是回到老家容易触景生情,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出生、命运和叛逆的性格。艾青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,他父亲蒋景鏊是位知识分子,也是个胆小怕事、安分守己的平凡人,“在最动荡的时代里,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,像无数个地主一样:中庸、保守、吝啬、自满”,也有点迷信。当年艾青出生时母亲难产,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命,说他是“克父母”而来到人间的,使得这个本来富裕安乐的家蒙上一层可怕的阴影。于是艾青被送到一个贫苦的农妇家哺养,这位用乳汁喂养他长大的保姆名叫大叶荷。这就是后来他的成名诗作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中的主人公。那年代贫苦的农妇连名字也没有的,大堰河就是生地的村庄的名字,保姆是从大叶荷村以童养媳身份嫁到畝田蒋来的。那村庄本叫“大叶荷”,当地的乡音“大叶荷”与“大堰河”完全一样,他写诗时用谐音改动了一下。

艾青跟我谈到他的保姆大叶荷时,时时刻刻流露出一种感激的深情。由于他的亲生父母听信算命先生一派妄言,他从一个富裕的家庭被推进一个贫农的家,大叶荷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长大。他谈到他在大叶荷家过的童年虽很凄苦,却很温暖。声声感人肺腑,句句情意深长。听了艾青深情诉说大叶荷那些平凡的故事之后,我才真正懂得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之所以成为不朽诗篇,正是诗人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抒发自己的思念和感悟。

在1953年春天的那20多个日日夜夜,他虽跟我谈过他的父亲,却从未提到他的亲生母亲。他回乡的第一件事是去大叶荷坟上凭吊,寄托思念。但始终未去他父母坟上扫墓,尽管他父母的墓地也在村边的东南角,近在咫尺。

有一天,艾青又想起生养大叶荷的那个村庄,我俩边走边打听,走了六七里路到那个被艾青误称为大堰河的小村。村里人却谁也不认识

他妈奶,更无法指出奶妈的旧居,只得怅然若失地走了回来……

晚上,艾青又谈起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是村里一个有头有面的知识分子,上过7年私塾,又在浙江七中读了中学。在清末民初,是村里第一个剪去辫子的“维新派”信徒,家里订了《申报》和《东方杂志》,堂前摆着自鸣钟,房里点着美孚灯,对于女管教十分严格。艾青中学毕业时,父亲本希望作为长子的他能考上政法大学,或去学金融经济,可管好这份令人羡慕的家产,但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教诲,选择了画笔。由于对儿子望子成龙的绝望,父亲曾伤心得一夜哭到天亮,仍然无法感动他这颗叛逆的心。1928年,18岁的他仍旧背上行囊进了杭州西湖艺专。在艺专仅仅学了一年,他就因出色的艺术资质受到林风眠校长的关注,校长劝他“你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、浪费青春了,还是去巴黎深造吧”。于是他“带着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”,骗取了父亲的同情和认可。正如他在《我的父亲》这首写于延安的长诗中描绘的那样,那天晚上,父亲从地板下面,取出了1000块鹰洋,两手抖索,脸色阴沉,一边数钱,一边叮咛:“你过几年就回来,千万不可乐而忘返……”他满口应允,敷衍着父亲。

就这样,“像一只飘散着香气的独木船”,“离开了他小小的村庄,跟随孙福熙、孙伏国、雷圭元和沈玉山、俞福祚、龚珏结伴出国,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,终于到了他日思夜盼的那个闪烁着艺术之光的浪漫之都巴黎”。

在巴黎,他一方面学画,一方面读了不少哲学和文学的书。父亲怕他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乐而忘返,很快就断了供给,他只好半工半读。在巴黎街头流浪的那三年岁月,“在大西洋边,像在自己家里一般走着,常常饿着肚子,用画笔涂抹着拿破仑的铸像、凯旋门、铁塔,还有女性、春药、酒,还有银行、证券交易所,有时整天沉醉在卢佛尔博物馆里,不想出来……”

我就像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一样沉迷在他那些真实的故事中,很少插嘴。听到这里,我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那您又为什么不进艺术院校完成学业就很快回国呢?”

他激动地告诉我:1931年底的一天,他在巴黎近郊带着画板写生,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佬走过来看了一眼他画的画后,气咻咻地说:“中国人,国家快亡了,你还在这里画画,你真想当亡国奴吗?”艾青说:“当时,这句话真好似一记响亮的耳光,把我打蒙了。”他便赶忙写信给

□蒋风

父亲要了一笔回国的旅费,“空垂着两臂,走上了懊丧的归途”。

回到上海不久,艾青便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捕,关进捕房的监狱。透过惟一的小铁窗,“对于一切在我记忆里留着烙印的东西都在怀念着……”就在一个下雪天,他想起以乳汁养育过他的保姆,写下了传世的名篇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……

他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际遇,都化作动听感人的故事。也许那时的乡村生活活得太单调、太枯燥了,也许那段时间刚好他的家庭生活有些矛盾,他把郁积的情愫全化成故事向我倾诉。每到晚饭后散步归来,便早早躺在床上,聊呀聊,到两人都进入梦乡为止。一觉醒来,又有谈不完的故事:七七事变爆发前夕,艾青获释出狱。他说他在上海、杭州作短暂逗留便回到金华。在畝田蒋住了个把月。由父母操办与义乌上溪八婺女中毕业的张竹如结婚。这年张才16岁。1937年夏受抗日召唤,他带着竹如去了上海,而后,随着抗日救亡的队伍辗转到了杭州、武汉、临汾、西安、衡山,到了桂林。1939年在湖南与张竹如分了手。在桂林,在这个风景秀丽甲天下的名城,他与韦茨认识了。后来到昆明,因韦茨的大胆追求而结合,在周总理的引导和安排下一起去了延安……

每个夜晚,我都好喜欢《一千零一夜》一样听着诗人谈自己的往事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畝田蒋之夜。

那年,诗人是为了深入生活回乡收集创作素材的。在抗日战争时期傅村一带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,就是从农村裁缝成为游击队长的杨明经,成了诗人采访的主要对象。

在畝田蒋那些白天,杨明经一有空就来到艾青的故居,就在我们“下榻”的那间厢房里窗下的半方桌旁,诗人坐在正中木靠背椅上,一边听一边记,杨明经坐在半方桌的横头的木椅上,绘声绘色地谈他敌后斗争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成为艾青回北京创作的长诗《藏枪记》的素材。当年我也好像听故事一样坐在那张木板床上倾听。

有时,杨明经有事不能来,有时确实写得太累了,艾青就拉着我到村外田野里走走,寻觅他记忆里的那些童年留存下的乡村景象:
我想想乡村边上澄清的池沼——
它的周围密密地环抱着浓绿的杨树
水面浮着菱叶、水葫芦、睡莲的白花



秋收(摄影)

石壁记

□张胜友

环山叠翠者,古称玉屏也;石壁巖集者,客家祖地也;何谓客家者,乃中原汉胄之民系也。嗟呼,“客而家焉”!

西晋以降,时移世易,永嘉之乱,安史兵燹,黄巢烽火,靖康之耻。岁月流逝兮中原板荡,战乱频仍兮生灵涂炭。黄泛汹汹,田畴荒芜。人慌慌而游走,风飒飒以南迁。越黄河兮山高路长,跨长江兮何处家园?

噫!古邑石壁,闽西洞天,宜居宜稼,乐土一方。武夷东华站岭,岭开隘口;闽江赣江韩江,源出三江。史载“开山伐木,泛筏于吴”。平川百里,山奇水秀,筑堡卫众,户户绿映。葛藤庇佑,不闻杙金伐鼓之声;桃源胜景,生发养育南渡之人。汉民土著,手足胼胝,辟土垦殖,共创基业。孕育客家民系,成就客家摇篮。秦韵汉腔,遂成“雅言”“通话”;舟楫如缕,商行闽粤南洋;承载包涵,迎迓黎民庶土;耕读传家,播衍四海五洲。更喜盛世修文,宁化引类呼朋延展薪火,兴家庙,建公祠,脉脉客家魂,敬祖穆宗地,弦歌鼓乐,百业图强。今日之石壁,处处汉唐遗风中华神韵焉!

夫泱泱华夏,行走千年总称客,煌煌寰宇,客居异邦是为家。百家姓氏,亿万客裔,绵绵瓜瓞,慎终追远,拜谒石壁,祭奠始祖,乃九九归一也!

古人云: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。”
余叹曰:“北有大槐树,南有石壁村。”

辛卯岁夏日

附记:客家为中华汉民族分支族群,始于中原南迁,后播衍全球,人口已逾1.2亿之众,经千年演化而形成客家民系,福建宁化石壁乃孕育客家民系之中心地域,史称“客家祖地”。应宁化市政府之邀,作《石壁记》镌刻于碑上,以记其盛。

■生活质感

绿色世界的小精灵

□刘一丹

前年暑假,我随妈妈一起去韩国首尔大学看爸爸,他在首尔大学访问一年。平日里我学业缠身,妈妈也是被工作套牢,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共同的假日。于是,我用网上视频电话向远方的爸爸传达妈妈的“圣旨”:“领导”将在假期择日开展“突击检查”。网络视频里的爸爸憨憨地笑曰:“欢迎领导一行莅临韩(寒)舍检查指导,本人已做好准备待命。”

去之前,我在网上搜到了首尔大学的网站,对这所大学有了一个总体印象:这座韩国一流的大学,是一个风景绝佳的所在。首尔大学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近郊,躺在风景幽美的冠岳山的臂弯里。大学依着山脚自然延伸,错落有致,优雅从容。爸爸常从网上给我传来一些照片,再加上他职业导游似的煽情介绍,我早被撩拨得心驰神往了。

从上海飞到首尔,空中时间只需两个小时,感觉一转眼就到了。

盛夏的首尔大学,绿意葱茏。走在大学的林荫道上,感觉就像行走在公园里。在这里读书,五脏六腑都流淌着清凉,每个毛孔都充满着惬意。这里远离尘嚣,周围皆是安静的山峦,满山葱茏,仿佛走进了油画的世界。

听爸爸说,早年首尔大学并不在这个地方,是坐落在首尔市中心地带,那个时期的韩国政府,害怕大学生惹是生非,把这座韩国最好的大学赶到远离市区的郊外,带有发配充军的味道。没想到,首尔大学因祸得福,建造了一个绝好的读书天堂。

暑假间,这些人迹稀少,漫步在林荫道上,感觉到与自然无比亲近。几年前,读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时,只觉得是在阅读纸上的童话,这次爸爸提醒我,在首尔大学的校园里,随便找个地方,读上一段《瓦尔登湖》,一定能找到梭罗的感觉。

我半信半疑,把书揣在包里,一头扎进首尔大学。由着自己的脚步,在校园路边的树荫下找了一个石椅坐下,满眼的绿色,把我严严实实地罩住。就连头顶上,也被浓浓的树

荫罩着。在这里,只有自然的呼吸,我成了真正的主人。偶尔路边有一两个行人走过,也是安静地来,安静地去,我迷失在这一片绿色世界里。

不知不觉,就融入到梭罗的世界了。译者徐迟在序言中说:“这是一本安静的书,需要把自己完全静下了才能阅读。”平日多动的我,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心中的“瓦尔登湖”。

突然间,头上传来一阵声音,抬头看看,满目的树荫。我又回到梭罗世界。

过了一会儿,感觉脚下居然有动静,瑟瑟作响。定睛一看,是一只小松鼠!我吓得失声叫了起来。声音虽然不大,却是寂静中的惊雷。

小松鼠也被吓着了,忽悠一下溜走了。我开始后悔我的鲁莽,一不小心惊扰了这个小精灵。其实,在这里,它才是真正的主人,我是意外的闯入者。我的失态一定吓着它了。想到这,我的心真有点不安呢。

没等多久,它们又来了,且不止一只,好像有两三只相约而来。在我头上的松树上,它们灵活地扭动着身体。最后,停在远处的树杈上,好像在远远地看着我,警觉地望着我这个陌生的闯入者。

我从随身的包里翻出一些零食,抛在远处的一块草地上。它们似乎也看到了,可无动于衷。我想,随它们去吧。

来了很多次以后,这些小家伙慢慢对我消除了警戒和敌意。而每次见面,我都有零食伺候。它们对我的到来也很期待。每次就像有心灵感应似的,忽地钻了出来。个别胆大的,竟大摇大摆地走近我。从这个小精灵闪着童话般灵光的眼睛里,我读到了安全感。

可是,当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爸报告我的奇遇时,他竟然不以为然地说,这些小精灵在校园里一点也不稀罕,跟遇见普通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。

看来,是我少见多怪了。

延安怀朱德

□叶培贵

凤凰山麓

大泽龙飞凤岭边,但求玉宇息烽烟。
仁心爱物无遗类,题树风追古圣贤。

枣园

元戎小卒共悠游,谈笑之间燃死牛。
石桌斑斓存大义,纵横变幻隐宏猷。

感怀

□张荣辉

(一)

才将桔色染秋云,已是连天腊月分。
一夜冬风端刺骨,半窗灯火尽思春。
句拈拙处诗犹朴,盏举愁时酒不醇。
雪拥寒山禅寺静,梅花独自对空门。

(二)

人之起居事,重作却轻眠。
睡醒阴阳里,死生开合间。
帐中知百病,碗底固千安。
日落虹霞隐,心平夜梦甜。